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

柳鸣九 主编

# 萨特精选集

沈志明◎编选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外国文学名家  
精选书系

# 萨特精选集

沈志明 · 编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特精选集 / (法)萨特著;沈志明编选.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4  
ISBN 7-5402-1681-6

I. 萨… II. ①萨… ②沈… III. ①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②戏剧文学-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6662 号

责任编辑:陈 果 张红梅 倪新玉

## 萨特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53 印张 1424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8.00 元

## 编选者简介

**沈志明**，旅法学者、翻译家，一九三八年生，江苏苏州人。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曾在外国语学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四月在巴黎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二年获法国大学法国文学系任教资格。现旅居巴黎，从事中法文化与经济交流工作。

翻译作品有小说：《茫茫黑夜漫游》(获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二等奖)、《三十岁的女人》、《寻找失去的时间》(精华本)、《痛心疾首》、《斯万的爱情》、《我最秘密的忠告》、《死人的时代》等；戏剧有《死无葬身之地》、《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白吃饭的嘴巴》等；传记有《文字生涯》；文论有《驳圣伯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编选：《阿拉贡》(获北京市科研二等奖)；与人合作主编：《法国名家论文艺译丛》、《萨特文集》、《加缪全集》。

## 译者简介

**桂裕芳**，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译著甚丰。

**柳鸣九**，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著译颇丰。

**谭立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有译著多种。

**林秀清**，上海复旦大学资深教授。

**施康强**，中央编译局译审，有译著多种。

**罗新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译著有《红与黑》、《特利斯丹与伊瑟》等多种。

# 目 录

编者序:作家思想家萨特与社会活动家萨特风雨同舟  
..... 沈志明( 1 )

## 小 说

恶心..... 桂裕芳译( 3 )  
墙..... 柳鸣九译(191)  
艾罗斯特拉特..... 柳鸣九译(215)  
一个企业主的童年..... 王庭荣译(233)  
文字生涯..... 沈志明译(303)  
痛心疾首..... 沈志明译(445)

## 戏 剧

苍蝇..... 谭立德 郑其行译( 793 )  
隔离审讯..... 李恒基译( 875 )  
死无葬身之地..... 沈志明译( 919 )  
脏手..... 林秀清译( 983 )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 沈志明译(1107)

## 文 论

什么是文学..... 施康强译(1263)  
七十岁自画像..... 施康强译(1473)  
  
柳鸣九论萨特..... 柳鸣九著(1564)  
萨特生平及创作年表..... 罗新璋编(1627)

## 第一幕

(阿耳戈斯的某个广场。一尊苍蝇与死亡之神朱庇特的塑像，塑像的眼珠发白，满面血污)

### 第一场

[一群身穿黑色丧服的老妇人列队入场，在塑像前祭酒。一个白痴就地坐在舞台深处。俄瑞斯忒斯与学究出场，然后朱庇特出场。]

俄瑞斯忒斯 哎，好心的妇人们！

[她们应声转身，齐声惊叫。]

学究 你们是否能告诉我们……

[她们一边往地上吐唾沫，一边往后倒退一步。]

学究 你们听着！我们是迷了路的旅客。我只向你们打听一件事。

[老妇人们惊慌得把手中的罐子打翻在地，仓皇逃跑。]

学究 这些臭老婆子！人家不见得会说我见了美色而在打她们的主意吧？啊！我的少东家，这是多么逗人的旅行啊！尽管在希腊与意大利同样有五百多个华都，而且在这些大都市里有的是美酒、殷勤好客的旅店和熙熙攘攘的街道，但您却异想天开，别出心裁，偏要上这儿来不可。这些山野小民似乎从未见过旅游者。在这个被烈日烤得满目焦黄的该死的小乡镇里，我问路已问了不下百次了，然而，却到处都听到这惊叫声，总是碰到这样一哄而散的场面，总看到这些穿着黑衣的人在

令人目眩的街道上笨拙地四处奔跑。吓！这些阒无人迹的街道，令人心惊胆战的气氛，还有这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比这太阳更不吉祥呢？

俄瑞斯忒斯 我是在此地出生的……

学究 看来是这样，不过，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我可并不以此为荣。

俄瑞斯忒斯 我生在此地，却又必须像个过路人似的问路。给我去敲敲这扇门。

学究 您指望什么？指望他们回答您吗？看一看这些房子吧！然后再给我讲讲它们的外表。它们的窗户在哪儿？这些房子的窗户是朝那些与外面隔绝、阴沉沉的庭园开的，我是这样想像的，而房子的背面却朝向街道……（俄瑞斯忒斯作一命令式的手势）好吧，我敲门，不过，这是毫无希望的。

〔敲门。静场。重又敲门，门微启。〕

一个声音 您有什么事吗？

学究 光想打听一下。您知道哪儿是……

〔门突然砰地关上。〕

学究 该死的！俄瑞斯忒斯老爷，您满意了吧，这闭门羹够您受了吗？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挨家挨户去叩门。

俄瑞斯忒斯 不，算了吧。

学究 瞧！这儿可是有个人哪！（他走近白痴）阁下！

白痴 唔！

学究 （再上前招呼）阁下！

白痴 唔！

学究 请问，埃癸斯托斯的家在哪儿，您是否愿意指点？

白痴 唔！

学究 阿耳戈斯的国王埃癸斯托斯的家在哪儿？

白痴 唔！唔！

〔朱庇特在舞台深处走过。〕

学究 真不走运！刚碰上一个见了我们不躲避的人，不料他却是

个白痴。(朱庇特又走过)啊!此人一直跟踪我们到这儿。

俄羅斯忒斯 谁?

学究 那个大胡子。

俄羅斯忒斯 您在做梦吧!

学究 我刚看见他走过。

俄羅斯忒斯 恐怕是你看错人了吧。

学究 不可能看错人,我除了在巴勒莫见到过朱庇特铜像的面部上饰有一把大胡子外,这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大胡子。瞧,他又走过去啦。他干吗老跟踪我们?

俄羅斯忒斯 他和我们一样在旅行嘛。

学究 啊唷!我们在去得耳福的旅途上遇见过他。我们在伊泰亚上船时,他就已经在船上炫耀他的胡子了。到了纳夫普利昂,我们每走一步,他总是在我们身后紧跟不舍,而现在,他又在这儿出现了。想必,您认为这纯粹是巧合啰?(他用手赶苍蝇)啊!好家伙,我看阿耳戈斯的苍蝇远比本地人更殷勤好客呢!瞧这些苍蝇,瞧它们呀!(他指着白痴的一只眼睛)有十二只苍蝇盯在他的眼睛上,就好像盯在一片涂了果酱的面包上,而他却浑浑噩噩地微笑着,看来他还挺喜欢让它们吮吸他的眼睛。经这么一来,便可以把像酸奶似的白色的眼屎从这些眼珠里给您吸出来。(他驱赶苍蝇)好啊!你们这些家伙,好啊!瞧,这些苍蝇盯在您身上了。(把苍蝇赶走)好啦!这样您可以舒服些。您刚才牢骚满腹,抱怨在您自己的国土里竟然被人当做外人看待。然而,这些小虫子却对您备加款待,它们似乎认出了您。(驱走苍蝇)够了,安静些!安静些!适可而止吧!别那么热情洋溢!它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它们的嗡嗡声比嘎嘎作响的哗唧棒还厉害,个儿长得比蜻蜓还大。

朱庇特 (走近)这仅仅只是一些长得不算太肥的绿头蝇。十五年前,一股浓得刺鼻的腐尸味把它们吸引到这座城市的上空。从那时起,它们逐渐长肥了。十五年后,它们的个儿会变得像小青蛙那么大。



〔静场。〕

学究 请问尊姓大名。

朱庇特 我叫得墨特利奥斯，是从雅典来的。

俄羅斯忒斯 我好像在半个月前曾在船上见到过您。

朱庇特 我也见过您。

〔宫廷中传出可怕的声音。〕

学究 哎呀！哎呀！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无稽之谈。主人，依我看，咱们最好还是走吧！

俄羅斯忒斯 住口！

朱庇特 你们丝毫不用害怕。今天是鬼节，这些叫喊声表示仪式刚开始。

俄羅斯忒斯 您好像非常熟悉阿耳戈斯。

朱庇特 我常来这儿。您知道，当希腊舰队旗开得胜，载誉停泊在纳夫普里昂海湾，阿伽门农国王凯旋而归时，我就在这儿。那时，站在城墙上眺望，还隐约可见港湾内的点点白帆。（赶苍蝇）当时，这儿还没有苍蝇。阿耳戈斯还只是外省的一座小城市，在骄阳的照射下显得无精打采，毫无生气。国王凯旋而归后的那段时日里，我和其他人一起站在巡逻道上，长时间目不转睛地观看在原野上缓缓而行的王家仪仗队。第二天晚上，克吕泰墨斯特拉王后在当今的国王埃癸斯托斯陪伴下出现在城墙上。阿耳戈斯的居民看到了他们两个被夕阳照得通红的脸庞，看见他们伏在城墙的雉堞上，久久俯视着大海洋。阿耳戈斯市民们心中暗暗想道：“就要发生有伤风化的丑事了。”然而，他们嘴上什么也不说，埃癸斯托斯这个人，您应该知道的，当初他是克吕泰墨斯特拉王后的情人。这个放荡的家伙在那时就有伤感的癖性。您好像疲惫了？

俄羅斯忒斯 这是因为酷热难当，况且我刚长途跋涉而来。不过，您说的使我很感兴趣。

朱庇特 阿伽门农是个好人，但您看，他犯了一个大错。他生前不允许公开执行死刑。这很遗憾。在外省，对不法之徒处以罪

有应得的绞刑使人心大快,同时也使人对死亡有些无动于衷。这儿的人却一声不吭,因为他们心绪厌倦,百无聊赖,他们需要刺激,想目睹一次暴死。当他们见到他们的国王出现在城门上时,他们什么也不说。甚至当他们见到克吕泰墨斯特拉向国王伸出芳香扑鼻、美丽动人的双臂时,他们依然什么也不说。其实,那时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光说这么一句话就足够了,但他们都缄默不语。然而,在他们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具体态庞大的尸体带着满脸伤痕卧在血泊之中。

俄瑞斯忒斯 那么,您呢,您也什么都没说吗?

朱庇特 年轻人,这使您感到气愤吗?这样,我就高兴了,这正证明您有高尚的情操。嗯,对了,我当时什么也没说,我不是这儿的人,再说,这也不关我的事。至于阿耳戈斯人,他们第二天听到国王在宫里痛苦地号叫,他们仍然什么也不说,他们垂下了眼睑,眯着纵欲的双眼,整座城市就像一个色令智昏的色情女人一样,神魂颠倒得视若无睹。

俄瑞斯忒斯 于是杀人凶手便篡夺了王位。他享受了十五年的荣华富贵。我原来还以为神祇是公正的呢。

朱庇特 哎呀,切莫轻易诋毁神祇。难道任何时候都得施以惩罚吗?把这样的淫乱转化成法治岂不是更好吗?

俄瑞斯忒斯 神灵是这样做了吗?

朱庇特 神灵派遣了大量苍蝇下凡。

学究 苍蝇能在这件事里起什么作用呢?

朱庇特 噢,这是一种象征。至于它们干了些什么,不妨请您在这件事上做出判断吧:您看,那儿,有只老鼠妇<sup>①</sup>,正伸出了它那小小的黑爪子疾步擦墙而过。这种扁平的黑色甲壳动物总在墙缝里蠢蠢欲动,而这只老鼠妇就是这类动物的一个极妙的标本。我这就向这只昆虫扑去,抓住它,给您拿来。(他纵身向

① 这里把一个穿黑衣服的看门老太婆贬喻为这种甲壳虫。

老妇人扑去，把她拉向舞台前)这就是我捕到的鱼儿。丑家伙，看着我！嗨！你还在眨巴着眼睛哩！其实，你们这些家伙都已习惯于忍受灼热得像利剑似的阳光的烤晒。瞧，这上钩的鱼儿在乱蹦乱跳，挣扎不休。老太婆，告诉我。你从头到脚穿了一身黑色丧服，想必是失去了好几十个儿子吧。好，说吧，你说了，我也许会放了你。你在为谁戴孝？

老妇人 这是阿耳戈斯的服装。

朱庇特 阿耳戈斯的服装？啊，我懂了。你是在为你的国王戴孝，在为你那位被人谋害了的国王戴孝。

老妇人 住口！看在上帝分上，别说了！

朱庇特 就因为你那时还并不太老，听到了国王的惨叫声。这些惨叫声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回响了整整一上午，而你呀，你全都听到了。你当时干了些什么？

老妇人 当时，我的男人下地耕作去了，我能干什么呢？我便把大门闭上了。

朱庇特 是的，然而你却半敞着窗户，想听得清楚些，而且，你还躲在窗帘后面，忍着腰窝间的奇痒，屏气凝神地偷听着。

老妇人 住口！

朱庇特 那天夜里，你想必尽情地做了一番房事吧。那天是过节嘛，嗯？

老妇人 啊！老爷，这是……一个可怕的节日。

朱庇特 是一个你无法忘怀的浴血的节日。

老妇人 老爷！您是鬼吗？

朱庇特 鬼？去你的，疯子！你别管我是什么人。你最好还是管管你自己吧，用悔恨来求得上苍对你的宽恕吧。

老妇人 啊！老爷，我正后悔不已。要知道，我是多么后悔！我女儿也后悔，我女婿每年都要献祭一头母牛，还有我那快满七岁的外孙，我们就教他后悔，这孩子长着满头金发，乖得很，他已经深深感到自己生来有罪。

朱庇特 好，滚吧，臭老婆子，努力在后悔中了此残生吧，这是你得

救的惟一机会。(老妇人逃走)两位老爷,要么是我全盘搞错了,要么这就是所谓以恐惧作为牢固的基础的老式怜悯。

俄羅斯忒斯 您是什么人?

朱庇特 谁把我放在心上?咱们刚才是在谈神灵。那么,依您看,神灵应该用雷把埃癸斯托斯劈死啰?

俄羅斯忒斯 应该……啊!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再说,我无所谓,我不是本地人。埃癸斯托斯悔恨吗?

朱庇特 埃癸斯托斯悔恨?我觉得,他若悔恨,这才怪哩!不过,这倒无关紧要。全城上下都在为他忏悔,这种忏悔是有分量的。(宫内传出恐怖的喊声)你们听!为了使百姓永远不忘记他们的国王在临终时所发出的惨叫声,每逢忌日,都要选一个大嗓门的放牛人在宫内的大厅里这样号叫。(俄羅斯忒斯作了一个表示厌恶的动作)唔!这算不了什么。过一会儿,他们要把鬼魂放出来时,您不知还会说什么呢。阿伽门农是在十五年前的今天被害身亡的。啊!从那时起,轻浮的阿耳戈斯百姓变化多大呀,他们现在与我的心贴近多了!

俄羅斯忒斯 贴近您的心?

朱庇特 得了,得了,年轻人。我只不过是在对我自己说说而已。我也许该说:他们贴近了神灵的心。

俄羅斯忒斯 当真?这些溅满血污的墙,这成千上万的苍蝇,这股屠宰场的腥味,这难当的暑热,杳无人迹的街道,一个脸上充满受害神色的神灵,那些在房间深处,捶胸顿足、惊恐万状的恶鬼,还有这些叫喊声,这些惨不可闻的嚎叫声,难道这些都使朱庇特感到高兴吗?

朱庇特 啊,年轻人,不要对神灵妄加评论,他们也有难言之隐。

[静场。]

俄羅斯忒斯 我记得,阿伽门农好像有一个女儿,一个名叫厄勒克特拉的女儿,对吗?

朱庇特 是的。她在这儿生活,住在埃癸斯托斯的宫殿里。喏,就在那儿。

俄羅斯忒斯 啊,这就是埃癸斯托斯的宫殿吗?那么,厄勒克特拉对这一切有什么想法?

朱庇特 唔!她还是个女孩子。阿伽门农还有一个儿子,叫什么俄羅斯忒斯的,有人说他死了。

俄羅斯忒斯 死了!当然啰……

学究 是啊,我的主人,您知道得很清楚,他的确是死了。纳夫普利昂的百姓曾对我们讲过,阿伽门农去世后不久,埃癸斯托斯就下令把他害死。

朱庇特 不过,有人却硬说他还活着。据说,派去杀他的凶手们动了恻隐之心,把他扔在森林里。他好像是被雅典城的富翁收留了下来,抚养成人。至于我,我倒希望他死了。

俄羅斯忒斯 请问,为什么?

朱庇特 请想像一下,一旦他出现在城门口……

俄羅斯忒斯 那怎么样?

朱庇特 唔!喏,万一我遇见他,我就对他说……我就这样对他说:“年轻人……”我称他为年轻人,因为,如果他活着的话,他的年龄几乎与您相仿。对啦,老爷,请问您尊姓大名?

俄羅斯忒斯 我叫菲勒勃,是科林斯人。我为了增长知识,和一个曾经当过我的家庭教师的奴隶一起到处旅行。

朱庇特 太好了。我会对他说:“年轻人,走吧!您上这儿来寻找什么?您想要维护您自己的权力吗?唉,你满怀热情,年富力强,满可以在一支善战的军队里当一名勇敢的军官。您大有可为,何必要统治这样一个半死不活、备受苍蝇骚扰的腐尸般的城市。这儿的人都是些大逆不道的罪人,不过,他们现在都已走上了赎罪自救的道路。让他们去吧,年轻人,别管他们,尊重他们痛苦自救的事业,踮起您的脚尖悄悄地远离这儿吧!您不可能分担他们的悔恨,因为您并没参与他们的罪孽。再说,您与此无关,您清白无辜,与他们有天壤之别,就像有一道深深的鸿沟把您与他们分开似的。走吧,如果您对他们还稍许有点怜爱之心的话,走吧,否则您就会毁了他们,使他们堕

入地狱的。因为，只要您在半途上对他们稍加阻拦，只要您稍微打消他们的悔改之意，即便是瞬间也罢，那他们所有的过失就会像冷却了的油脂那样，在他们身上凝固起来。他们心眼儿坏，满心恐惧。而恐惧与坏良心却使诸位神灵的鼻孔嗅到了一股令人惬意的芳香。是的，这些可怜的灵魂正中神灵的下怀。您要剥夺神授予他们的这一恩典吗？那您能给予他们什么作为交换呢？他们在心安理得地进行消化，他们在享受外省的悒郁不欢、毫无生气的安定和百无聊赖。啊！他们整天在享受这幸福的倦怠。祝您一路顺风！年轻人，一路顺风！一个城市的秩序与芸芸众生的安分守己都是不稳定的。您如果触及它们，就会引起一场灾难，（双眼逼视着俄瑞斯忒斯）那将是一场可怕的灾祸，而这灾祸反过来却又会降临到您的身上。”

俄瑞斯忒斯 当真？这就是您原先想要讲的吗？好吧，如果我就是这个年轻人，那么我将回答您……（他们相互打量，学究咳嗽）唉！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您。您也许讲得有道理，再说，这也不关我的事。

朱庇特 好极了。但愿俄瑞斯忒斯也这样明智，好啦，愿您平安无事。我该忙我的事去了。

俄瑞斯忒斯 愿您安然无恙。

朱庇特 对了，要是这些苍蝇让您感到心烦，有一个办法可使您摆脱它们的纠缠；瞧，这一群在您周围嗡嗡啾啾乱飞的苍蝇，我只消动手腕，挥舞手臂，口中念道：“可勃拉克萨斯，伽拉，伽拉，啐，啐。”您看，它们就纷纷跌落在地，像小毛虫似的在地上蠕蠕爬行。

俄瑞斯忒斯 托朱庇特的福！

朱庇特 谈不上。只不过是尽人皆知的一种区区小技罢了。按我自己的说法，每当我有余暇时，我便是个耍苍蝇的人。好，后会有期。

〔朱庇特退场。〕

## 第二场

[俄瑞斯忒斯和学究。]

学究 提防着点,这个人知道您的身份的。

俄瑞斯忒斯 他算是个人吗?

学究 啊!我的主人,您真使我伤心。我向您传授了知识和这深藏不露的怀疑主义。您学了这些东西究竟都学以致用了吗?您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他算是个人吗?”当然,这儿只有人嘛,这就已经足够了。这个大胡子是个人,说不定就是埃癸斯托斯手下的密探。

俄瑞斯忒斯 少来你这一套吧。你这一套人生哲学使我感到难受。

学究 难受!那么,让人独立思考居然是有害的啰。啊!您变化真大啊!过去,我对您是一目了然的……您到底能告诉我您在筹划什么吗?您为什么把我拉到这儿来?您到这儿来究竟想干什么?

俄瑞斯忒斯 我不是对你说过,我在这儿有事要办吗?得啦!闭上您的嘴吧。(他走近宫殿)这就是我的宫殿。我父亲就是在这儿诞生的。也就是在这儿,一个荡妇和她的面首一起把他谋杀了。而我,我也是在这里诞生的。在埃癸斯托斯所买通的那些大兵把我劫去时,我不满三岁。当初,我们一定是通过这扇门走出宫殿的。其中一个士兵把我挟在他的怀中,我睁大了眼睛,而且一定还大哭不止……啊!一点也记不起了。我看见一幢寂静无声的高大建筑物,在外省庄重的气氛中高耸立着。我是第一次看见它。

学究 没良心的主人,我足足花了十五年心血教您回忆起往事,您却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们所作过的那些旅行呢?我们所访问过的那些城市呢?还有我单独为您一个人讲授的考古学课

程呢？您对那一切都一点也记不起了？不久前，有那么多  
的宫殿、神堂和庙宇充斥了您的脑海，您满可以像地理学家萨尼  
阿斯一样撰写一部希腊指南。

俄瑞斯忒斯 那么多的宫殿！这倒是真的。那么多的宫殿、圆柱、  
雕像啊！我的头脑中既然已装进了那么多的石块，那么，我为  
什么不变得更重些呢？还在厄菲斯庙宇里的三百八十七级台  
阶，你不是尚未对我提起它们吗？我曾一级一级地攀登那些  
台阶，当时情景我依然历历在目。我似乎还记得第十七级台  
阶业已毁坏。啊！一条狗，一条躺在炉旁取暖的老狗，在它的  
主人进屋时，就稍为欠起身，轻声地吠叫数声，向主人致意。  
一条狗都比我记忆力强，它认出了它的主人。它还有它的主  
人，而我又谁呢？

学究 先生，您把学问用来干什么啦？您的学问是属于您的。我  
为您精心编排了这种学问，犹如扎一束鲜花似的还配上了我  
智慧的硕果和宝贵的经验。我不是让您一早起床读书，以便  
使您熟悉人情世故的吗？而且我不是还让您周游列国，同时  
又在各种情况下，向您指出人们的风俗习惯是不尽相同的吗？  
现在，您年轻、英俊而富裕，并且像老人那样深思熟虑，摆脱了  
一切羁绊和信仰，没有家庭牵累、没有祖国、没有宗教信仰、没  
有职业，无拘无束，同时也明白自己永远不要使自己受到拘  
束。总之，您高人一等，甚至还能在一座有名望的大城市里教  
授哲学或建筑学，可是您却怨天尤人。

俄瑞斯忒斯 不，我并不抱怨。我也不能抱怨。你使我摆脱了羁  
绊，给了我自由，蜘蛛网上的游丝已被风吹断，在离地面十英  
尺处飘荡，可我轻似游丝，在空中飘泊为生。我知道这是个机  
会，而且我也恰当地估计到这一点。（稍停）有些人天生就受到  
义务的制约：他们别无选择，人家把他们扔在一条道上，在这  
条道的尽头，有一项职责在等待着他们，这是他们的职责。他  
们义不容辞地迎上前去，赤裸的双脚有力地踩在地上，被小石  
子磨破了皮。对你来说，你觉得这样欣然前往是庸俗的吗？



另外有些人，他们沉静无言，内心深处萦绕着尘世间混乱的画面而心情沉重。他们的生活因为在他们五岁时、七岁时……童年时的某一天里发生了突变。好吧，总之他们也并不是什么上等人。我自己在七岁时就已知道，我是个流亡者。各类气味和声音，房顶上淅淅沥沥的雨声、摇曳的灯光，这一切我听凭它们擦肩而过，散落在我的四周。我明白它们是属于别人的。我永远不能把它们当做我的回忆，因为回忆是那些拥有房屋、牲口、仆人和田地的人的荤性食物。而我……我，我是自由的，谢天谢地，啊！我多么自由自在，我头脑中空空如也，妙不可言。（他走近宫殿）要不然，我也许会在这里面生活。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读你的任何一本书，也许我根本不识字，不会读，因为王子会读书是很少有的。但是，我会成千上万次地从这扇门里进进出出。我在孩提时期里也许还会用力顶着这扇门的门扉，玩个不休，门扉可能会轧轧作响，却寸步不让，而我的双臂也就会领教它们的力量。等我长大后，我也许会在晚上悄悄地把门扉推开，偷偷摸摸地出去和姑娘们幽会。再往后，到我成年时，奴隶们就会敞开大门，我便骑着马傲然跨过门槛。我这古老的木头门哪，我也许闭着眼睛就能找到你的锁眼。而门下面的这一块损伤的斑痕也许就是在交给我长矛的第一天里，由于我笨拙而造成的。（把身子闪在一边）这宫殿倒颇有陶立克式的风格，对吗？你觉得这些镶金镂银的技巧怎么样？我曾在多多纳见过与这类似的镶金镂银，正是巧夺天工。得啦，这既不是我的宫殿，也不是我的门，我们在这儿没什么可干的。这下子，我可使你高兴了吧？

学究 您这样才算是明白事理啰。您要是在这儿生活的话，能得到些什么呢？要不然，此时此刻您的灵魂也许已经被可恶的悔悟搞得惶惶不安啦。

俄罗斯忒斯 （拉起嗓门，振振有词地）至少它也许是属于我的。而我这把头发都要烤焦了的酷热也可能是属于我的。这些苍蝇的嗡嗡声也该为我所有。要不然，此时此刻，我会一丝不挂地在宫